

宋代文學史

陳子處著

中國文學史叢編

宋代文學史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四日（渝）版

（元 定價）

著者：陳子展

發行者：姚蓬子

發行所：作家書屋

重慶：國民路一號

聯營書店

重慶：森林森路

成都：利興街

西安：東大街

翻不	★	所版
印准		有權

目錄

一	說到宋代文學	一一	六
二	古文運動之復興	七一	三三
三	宋代詩人生	四一	六九
四	宋代詩人下	七〇	一一〇
五	宋代詞人上	一一一	一三三
六	宋代詞人下	一二四	一五四
七	宋代平話	一五五	一八四

一 說到宋代文學

宋代武功不及唐代之盛，文化却是可以上繼唐代的。「宋史、藝文志」說：「宋有天下先後三百餘年，攷其治化之隆污，風氣之離合，雖不足以儗倫三代，然其時君汲汲於道藝，輔治之臣莫不以經術爲先務，學士搢紳先生競道德性命之學不絕於口，豈不彬彬乎進於周之文哉？宋之不競，或以爲文勝之弊，遂歸咎焉。此以功利爲首，未必知道者之論也。」這種議論雖出自表章道學的史家，也還有幾分近似。因爲單就道學而言，正不妨如「宋史、道學傳序」所說：「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錯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沈於魏晉六朝者，至宋皆煥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儒之所以度越諸子而上接孟氏。」這就是說，宋儒之學直接孔孟之傳，漢唐的經生儒者都不足齒數了。單就這一點說，宋代是有超過唐代的地位。

方。再就文學說，因為宋儒好講道學，文學也染有極濃厚的道學色彩，甚至把文學視為道學的附庸，作為傳道的工具，而有所謂文以載道之說。韓柳一派所倡的古文，本來到了五代而中絕，但到了北宋而復興，而且史家論到宋代文學也往往只提古文了。如宋史·文苑傳序所說：『自古創業垂統之君，即其一時之好尚，而一代之規模可以豫知矣。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蘇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在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及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出焉。國初楊億劉筠猶襲唐人聲律之體。柳開穆修志欲變古，而力弗逮。逮廬陵歐陽修出，以古文倡，臨川王安石，眉山蘇軾，南豐曾鞏，起而和之，宋文日趨於古矣。南渡文氣不及東都，豈不足以觀世變歟！』不錯，北宋的古文家歐王蘇曾，誠然可以上繼唐代的韓柳。至於說到宋代文學的所以很盛，以為是由於創業垂統之君在政略上抑武尚文的結果，也並不悖於史實。不過我們要注意的：就一代文學的

總成績而說，宋代文學還是不及唐代之盛，不但宋代詩文跳不過唐代詩文的範圍，而別有新的特殊的成就；便是宋詞較之晚唐五代本來可說是變本加厲，纔長增高了，究竟還是不能作爲一代文學的主體，代表一個時代的精神。這也難怪，唐代是中國民族在漢朝以後的第一個全盛時代，宋代是中國民族在六朝以後又一個三百五十年斷被邊裔部族侵略而且終至滅亡的時代。因此，爲民族精神所啓的文學，隨着時代環境而有許多差異之處，自是當然的了。

隋文帝的遺詔說：「自昔晉室播遷，天下喪亂，四海不，以至周齊，戰亂相尋，年將三百。」原來中國民族經過三百年和邊裔部族戰鬥的結果，到了隋文帝以聖唐太宗，得到完全勝利了，中國也統一了。邊裔部族能和我同化的已同化了，不能同化的已趕開去了。所以唐書·地理志說，「梁唐之盛時，周元天寶之際，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燕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這是中國民族自漢以後的又一個全盛時代。但經過安史之亂，唐室日益衰微，

到了晚唐五代，北狄西夷猖獗起來了。不但北狄契丹時爲邊患，長安受晉後漢後蜀的君主也是所謂戎夷或蕃人異種。直到宋太祖開國，平定了割據後蜀南漢南唐而小邦；太宗繼起，降服了吳越，討滅了北漢，中國才又漸歸統一，中原民族才又稍稍抬頭。所以「宋史·地理志」說：「至是天下既一，疆域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職方者，唯燕雲十六州而已。」太宗原想討伐契丹，收回故土，可是不能做到，高粱河之敗，倒喪斬首萬餘級。契丹改國號爲遼，遼襄而金又勃興，同時西夏也很跳梁。金既滅遼，轉而侵宋，徽宗欽宗先後被擄，北宋就完了。康王構繼位，建都臨安，是爲南宋。南宋時代，金夏之外，後又添了蒙古一大敵人。蒙古滅金，滅夏，改國號爲元，旋又滅宋，南宋也完了。總之，趙宋一代，三百年間，（九六〇——一二七八）不斷的受着邊裔部族的威脅和侵略，自始即無力反攻，而且至於無力自衛，只有屈辱乞和。乞和的結果，只有納幣，割地，稱臣稱姪；最後乞和也無效，就只有割地投降，或投海殉國了。明季蒙正發「三湘從事錄」有章嶠的一詩道：「肝膽學

移谷，頭顱贈枕戈；讀書羞宋史，到底不言和。」唉！宋人對邊裔部族忍辱乞和，特和忘戰的結果，真可爲我民族子孫萬世難忘的教訓！總之，宋代是中國民族受邊裔部族侵陵，由不斷的屈辱而終至亡國的一個時代。宋太祖開國，鑒於唐代藩鎮之禍，矯枉過正，輕武重文，養成中國民族文弱之習，固然是一錯誤；同時我們要知道以農業國家的文化，愛好和平的文化，去和游牧民族的武力，愛以劫掠爲事的武力相周旋，如果自己不能特別奮發自強，總是容易失敗的。南宋名將吳玠說：「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這是說中國民族的體力不如金人。金主守緒說：「北兵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於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這是說金人的馬力不如蒙古。「西北之馬不可得，而東南之馬不可用。」（宋史「中語」）宋人的馬力又不及遼金，更不及蒙古。宋人的體力和馬力不如敵人，雖然武器助利，戰術巧妙，還患不能戰鬥。何況「國家溺於宴安，蕩然無備。」（張浚語）「攻討防

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李綱語）「但聞奸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宗澤語）人謀之不臧一至於此！終於屈辱乞和而至於亡國了。宋代的武力不及漢唐之盛，夷狄交侵，而不能除凶殲恥，這是當時民族心靈上的一種大創傷。兩宋的學者夢想繼承周公孔孟的遺統，往往鄙薄漢唐經生儒者的學問，似可視為一種心靈上的自衛作用，民族心理的精神自衛作用。我以為那時中國民族的許多優秀分子，爲異民族所壓，而又不甘屈服，既不能面對現實，動而爲英雄爲豪傑，乃避開現實，靜而希聖希賢，道學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之下發展起來的。多謝凶暴粗獷的敵人！同時這一時代的文學大都蒙受了道學的影響，這在我們講到宋代文學的時候應該不至忘記的了。

二 古文運動之復興

這一時代的文學與道學的關係最密切的算是古文，因為古文運動是和道學運動同時並起的，甚至可以說，道學是這一時代學術思想的主潮，古文只算是它的支流而已。我在宋元學術史、宋學之先驅二章裏，指出宋學先驅者之祈嚮凡六：（一）、尊孟以立道統；（二）、闢佛者以明正學；（三）、抑詩賦以救文敝；（四）、重事功以備世急；（五）、倡節道以崇教化；（六）、務篤行以重實踐。其中抑詩賦以救文敝一項，就是說的道學先驅者的古文運動。今錄於此：

當時學者以詞賦爲吾道之大患，視同佛老而非之。不遺餘力。孫復曰：「國家踵隋唐之制，專以詞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致力於聲病對偶之間，探索聖賢之編輿者百無一二。而非徒然特出不拘世俗之士，孰克舍彼而取此？」（東坡志林）

章書」）殆以士習詞賦，止於干祿，其所求者，聲之宮商，語之駢偶，而無益於道，明之不如已也。孫氏又曰：「文者道之生也，道者教之本也。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修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必皆臨事據實，有感而作，爲論爲議，爲書疏歌詩贊頌銘策解說之類，雖其道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答張洞書」）此闡明文與道之關係。陳襄曰：「常患近世之士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先主禮義之大。上自王公，下逮士人，其取人也莫不以善詞章者爲能，守經行者爲迂闊。天下之士習固已塗墮其耳目而莫之能正矣。」（「與顧臨」）因溺詞章而昧禮義，輕經行，正石介之所謂悖理害教者也。石介嘗與人書曰：「類見僕所爲文，但文字實不足動人，然僕之心能專正道，不敢陟步致去聖人，其文則無悖理害教者，斯亦鄙夫經綆然有一節之長也。」書中又言：「僕書字怪且異，古亦無，今亦無，爲天下非之。此誠僕之病

也。此爲之不能也。然永叔謂我特異於人，似不知我也。僕誠亦有自異於衆者，則非永叔之所謂也。今天下爲佛老，其徒囂囂乎聲，附合響應，僕獨挺然自持吾聖人之道。天下爲楊億，其衆喧嘩乎口，一唱百和，僕獨確然自守吾聖人之經。茲是僕有異乎衆者，然非特爲取高於人，道適當然也。」（「答歐陽永叔書」）彼以楊億淫巧、僞之言，視同佛老妖妄怪誕之教。或謂楊億不過文詞浮靡，其害本不至與佛老等，而亦關之峻如此。蓋宋興八十年，浮靡之習方開，爲所怪也。其實，石介正以楊億劉鋹一派浮靡之文，其悖理害教與佛老同。故其言又曰：「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經，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剽竊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適傷聖人之道。

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系、彖、象、繫辭、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怪說下」）其時真宗嘗下禁文體浮靡之詔。「呂氏家塾記」曰：「自神、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創爲古文，以變西昆體，學者翕然從之。有爲楊劉體者，守道尤嫉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於是新近後學不敢爲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吾人必知當時之衡道運動與古文運動實有分塗並進之關係。石介門人何羣嘗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莫甚於賦，諸罷去。石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於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何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餘篇焚之。講官視其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何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何羣可謂不愧於其師。

而能夠其道者。其實文不必順道以存，道則順文而顯。順文當時諸儒之意，以爲文與道有依存莫分之關係，即道喪而文益微，文微而道益喪。衛道運動適與古文運動並起，從事衛道運動之人同時亦爲從事古文運動之人，此爲要點耐人尋味者。……周敦頤云：「聖人之德，在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字而己者，陋矣。」此亦孔子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又云：「文所以載道也。」論語節取人弗信，徒語也，况虛車乎！文辭，藝也。道體，質也；爲其質而藝者，言之，是則文，是則傳言。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爲教。爲言之稱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確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衛道運動所以文辭爲能者，蓋爲斯已。噫，唯也。矣！」（《周子遺書》）其言道言文體分本末先後，同時亦有道文爲一，善美一致之意。而其文以載道，誠爲後來古文家所祖述，蓋以其言出自儒家之權威，此生所謂重言，足以影響於古文家也。

源棧，（九九二）——（〇五七）召介，（一一〇）五——（〇四五）東夏，（一〇一七）——（一〇八〇）周紋顯，（一一〇一七）——（〇七三）都是道學運動的先驅人物，他們的古文運動只是道學運動的一部分。當時的古文運動得道學的先驅人物參加而聲勢愈盛，這是我們不可忘記的。單論文人的古文運動，就拿柳開穆修尹洙爲先驅人物了。

柳開，（九四一）——（一〇〇一）字仲塗，大名入。以五代文格柔弱，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自奮，一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更改名字，以「開聖道之塗」自命。嘗作「東郭野史」，「惜亡先生」二傳，自號號詐，「歐陽文忠公」說他在陝右做刺史，喜歡生吃人肝，爲鄭文寶所劾，幸賴徐鉉救了他。不料這說自註「開聖道之塗」的先驅者竟會吃人！他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補此文附錄）亦在一也，比道學家早。又說：「古文者非在辭藻言苦，令人難誦讀之，在於合其理，高其意，隨言長短，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

古文也。」（「應實」）其實，他的文章還是不免時時有毛病，他還脫不了中唐晚唐之間所謂「雜文」的習氣。同時范杲作文也是「深僻難曉」，不過他的集子不傳了。只有王禹偁主張「遠師六經，近師東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答張扶書」）他的理論和實踐一致，所作散文，古雅簡淡。范杲高錫鑒周錫和柳宗元名，一時有「高梁柳杲」之目。柳開既有許多同調朋友，而且他的古文一傳而為張景高弁，再傳而為石延年劉潛，可見他開的這條路，他曾親見有許多人在走了。他的「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有「四部叢刊」本。

穆修，（九七九——一〇三三）字伯長，郛州人，祥符二年進士。初授秦州司理參軍，以伉直為通判秦鳳所誚構，貶池州。再逢恩徙，遷蔡州文學掾。開道元年病卒，享年五十四，和柳開同。修受數學於陳搏，先天圖之數人始家自修始。郛伯溫「辨惑」稱修家有唐本韓柳集，摹工鏤版。今「柳宗元集」尚有修後序。大約穆修學古文，是遠師韓柳而自得之。他說：「唐之文章，初末去周隋兩代之氣，中間稱得

李杜，其才始用爲表，而終專能歌詩，迨末極其準備。生當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文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田理在，柳小雅而端平之類，皆辭嚴義偉，製造如。能卒然發處總於整潔之表，蓋悅諷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欺！」（「唐柳先生文集後序」）可以想見韓柳于韓柳的讚慕。又說：「今世士子習於淺近，非章句常偶之文雖不啻耳目。其間獨取以古文語氣，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日以爲迂，則指以爲腐，謂之背時遠名，關於富貴。」（「答喬適書」）可以想見當時儒生古文運動要遇到怎樣的困難。楊惲劉筠尚榮偶之辭，天下學者雖諷之，韓愈雖肯從事古文，他真是一個豪傑之士！「相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有「四部集」一本。史記「修補剛片，好論斥時病，試讀圈貴。張知白守舊，竟有與士作范柳成，知白使人言修作記，記載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纂錄，且求載名於記。修投金庭下，離裝去部，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餓口爲旅人，終不以與人汚吾文也。宰相欲識修，且將用爲學官，修終不往見。母死